

通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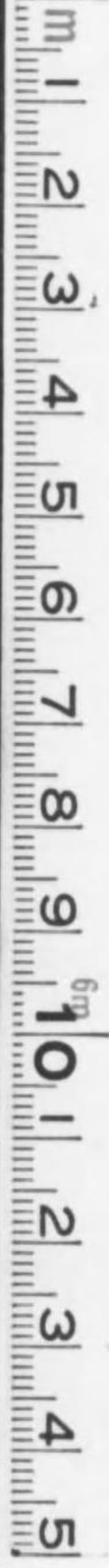
中
松田

特279-192



特 279

92



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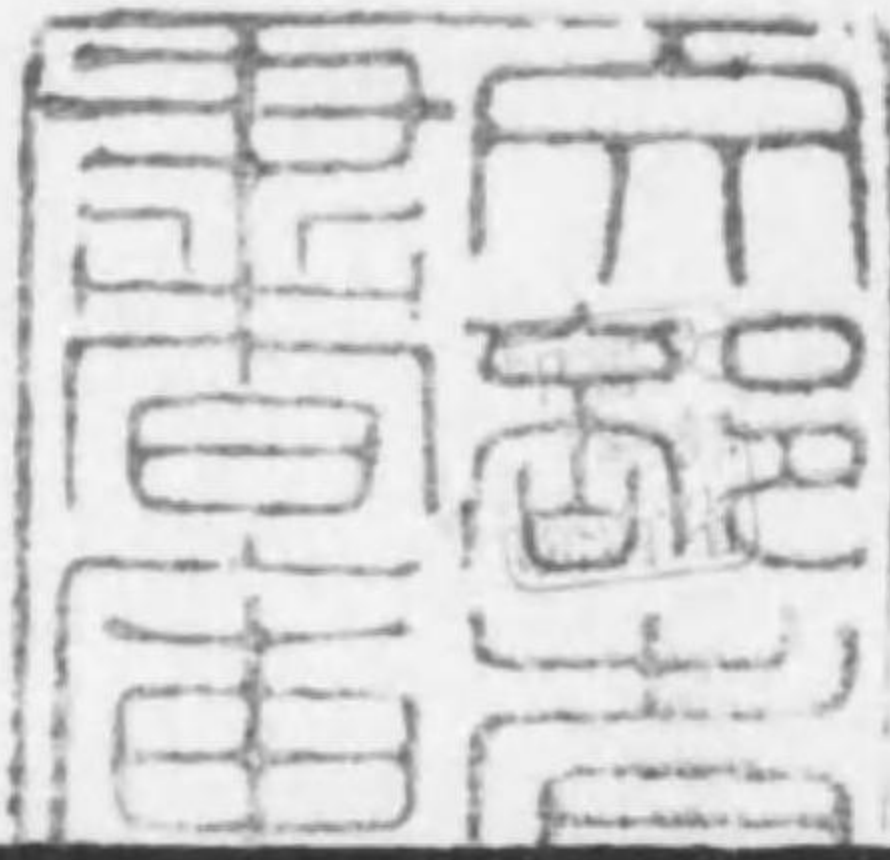


第三千六百八號

松田書洋文

特 279
192

松田



通語第五

東語上

野史氏曰、上世四海之內、唯東北一隅、不入版圖、今之上下野以北、古毛人氏之國也、野者毛野也、及王澤漸被、毛人日化、年變其民皆襲冠裳、為我赤子、然舊深難消、畔服之恆、中古分與置出羽國、及築秋田、雄勝等城、建鎮守府、皆控制之術也、大率關東諸國、尚氣喜鬪、鍊習軍旅、勁悍粗厲其俗也、騎射刺擊其業也、王政之時、禁軍兵卒、皆肄技於東國、而後入選

通語第五

東語上

通言
云初鎮府之建也國司掌撫循出納而鎮府顯兵馬
之政後又一其柄守於奧者必帶府職於是其選尤
重自王孫源經基清和帝之孫父曰親王貞純其子滿仲孫賴光
賴信曾孫賴義玄孫義家相承中其選賴義義家居
東尤久與奧人關前後十有餘年矣竟克定之義家
小字八幡雄武有恩大得東人之心自帶朝官者皆
鞠躬執臣禮私號爲家人其言曰寧敵於朝廷無叛
八幡氏也及離任念而弗措相共謀請留其子弟奉
爲主事之如事義家後以爲例義家之子爲義義家之子

曰義親以罪死爲義實義親爲檢非違使尉死於保
之子義家取爲己子承其家元之難其子義朝爲左馬頭死於平治之亂及其子
義平朝長皆死爲義以下皆未得與選而義朝義平
竝少長于東國而迭爲之主家人之號如故及賴朝
舉事東國之士所以電馳風靡贊成大業者資乎此
爲多賴朝者義朝第三子幼聰慧有大度平治之亂
坐配于伊豆國年甫十四初至依伊東二郎祐親居
數歲與其女私舉一子祐親時以番在京師及還觀
之懼獲罪于平氏也嫁女而殺其姓後又謀除賴朝

其子祐清密以告焉。賴朝奔北條，依四郎時政。又與時政之女通。時政佯不知，以女子目代八牧兼隆。女宵逃歸賴朝，後以爲夫人。兼隆者，諸平疏屬也。怒欲攻賴朝，畏其蕃徒也，弗果。是時平重盛既死，而清盛之惡稔，天下洶洶。治承四年夏，親王以仁謀反，潛傳檄徵諸道源氏兵。賴朝等猶豫未發，以仁敗死。有僧文覺者，亦以罪配伊豆，狂悖好亂，日夜勸賴朝起兵。賴朝辭以反名，覺因稱潛行踵新都齋。法皇後白河之誥授賴朝曰：「亟誅平氏，以定王國。」蓋係覺之僞撰。

云秋平氏治以仁之黨謀悉誅諸源，賴朝乃稱受誥傳檄四隣，所謂家人者群起應之。八月十七日，遣時政宵襲八牧，斬兼隆。明日燒館陣于石橋山。在相模廿三日相摸人大庭三郎義親帥師與伊東祐親俱圍石橋。時源軍未聚，據山阪布陣。宵大庭之鄉火起，義親親望之曰：「三浦氏之爲也。」渠且來，因縱騎急攻。義親弟有股野五郎景久皆驍勇在軍前，賴朝訪誰能取渠者，岡崎四郎三浦義明之弟舉其子真田與一，命爲先鋒。曰：「擒於夫二子，義忠欣然，率其族馳下，號二子月黑。」

通言
馬上馘一將視之不是投之馬驚入于敵中竟與景
久遇相搏墜地輾轉下山阪止于水涯擒景久騎其
背喚從者取首莫屬者敵將長尾者來勦力問上者
股野與下者真田與景久曰上者爲與一與一亦曰
下者爲與一長尾貳之就摸其甲與一以足踏長尾
胸卻倒十步外急引腰刀刺景久不入睨而視之與
室俱噬室血膠不可拔長尾起斫與一竟殺之戰而
天曙源軍敗績賴朝走入杉山急窘與其軍失有僵
木空與左右數人匿于空木中義親至令梶原平三

搜水中入而面焉弓殫冒蛛絲而出曰蝙蝠則多矣
義親猜之令人覆視景時怒撫刀乃止分搜于山中
三日賴朝走匿于宮根僧房山僧又有謀攻之者乃
奔安房初三浦介義明發其子弟赴石橋沿途放火
助軍勢至鞠子川大水不得濟聞石橋敗而還秩父
二郎重忠自石橋至與相遇于小壺阪擊走重忠既
而義明據蓋城重忠又發軍圍之重忠者義明之外
孫也合戰竟日義明宵遣其子策悉軍從賴朝明日
城陷義明死之年八十有九廿九日賴朝至獵嶋在安

房得三浦北條氏軍九月如上總將欲館于介弘經氏弘經方募軍簡兵不時迎接乃轉如下總介經胤邀入國府既而弘經帥步騎二萬來謁焉賴朝令人讓其遲緩不輒見弘經素懷兩端乃歎服其度量曰真大將軍也終身無復貳心是月岐蘇義仲賴朝之從弟舉兵于信濃賴朝軍日聚分徇諸郡十月引軍入武藏扶父重忠以其衆來降命爲先鋒於是開府鎌倉諸郡風靡大江廣元者朝士素習典故有吏幹命掌文書平軍東下賴朝督諸軍邀之次于賀嶋在駿河兵

凡二十餘萬義親衆潰乞降祐親閒道投平軍要而獲之召祐清厚賞焉辭曰老父爲重囚吾復何面目與諸將駢肩事君焉請從此辭馳入平軍後實死于俱梨迦羅之役前軍進與平軍相拒于不二川平軍宵潰賴朝欲追之諸將以常之佐竹氏未服諫止之乃移軍黃瀨川賴朝之弟有牛若幼入鞍馬山浮圖稍長不肖爲僧好擊劍日夕自習於山中無人之處逸有天才年十六隨商人入奥依其守秀衡自冠曰九郎義經秀衡者亦源氏家人數世以鎮守將軍跨

據奧羽國富兵彊王命不能行焉以時貢金馬而已
矣賴朝之起亦不出兵相助然而事義經謹義經將
行秀衡固柅之曰吾豈靳數萬兵不助君濟事乎顧
君之才恐人不能相容耳君姑待之弗聽以數十騎
潛出奧來會于黃瀨川軍也賴朝大悅於是大行賞
刑舉景時戮義親及諸嘗窘賴朝於石橋者六十人
皆斬之睚眦之怨莫不報獨祐親以三浦義澄妻父
也義澄請拘其家明年又請赦其罪賴朝乃令召祐
親祐親知其將數罪罵辱而後釋之也乃自殺十一

月引軍入常陸使人誘佐竹義政殺之其弟秀義據
金砂城自保遣軍攻拔之師還鎌倉養和元年二月
平清盛死志多義廣賴朝之叔父畔賴朝以兵入武藏小
山朝政擊走之平軍復東下藏人行家賴朝之叔父拒之
洲股川在尾張既約戰義圓義經同母兄單騎宵濟而竅期
遇邏騎力戰死旦日行家軍敗而退又敗於矢矧川
在參河平軍乃旋賴朝有寵姬曰龜以夫人政子之妬
悍也寘于伏水廣綱宅政子聞之恚冬遣其舅宗親
以兵攻之廣綱以龜奔大和多氏賴朝托事如大和

通鑑
多氏召宗親而詰焉服賴朝不耐怒親斲髻而逐之
時政怒如北條賴朝曰唯義時將弗從焉使人視之
則在家召而慰勞之十二月流廣綱于遠江夫人之
故也行家素無將畧每戰無功嘗求邑於賴朝賴朝
曰叔父其取地自封吾不能酬無功之勞矣及洲股
之敗懼誅遂奔信濃義仲善待之義仲之起兵也自
立規模不繫屬於賴朝氏賴朝素啣之乃大怒壽永
二年春帥師伐信濃次于善光寺義仲使辭焉曰君
平東國我定北地且西上除平賊也乃內自相戕其

爲平賊笑且也叔父獲罪於君而逃死於我義仲雖
不肖弗忍棄也豈敢抗於君請質子義重以和賴朝
許之以義重爲義子還而女之夏平軍北擊義仲義
仲邀戰大敗之追至京七月諸平劫天子西奔後
鳥羽天皇立義仲在京汰虐浮于平氏十二月賴朝
殺上總介弘經非其罪也元曆元年春賴朝遣弟範
賴義經分將步騎六萬討義仲正月廿日師克京殺
義仲遂擊平氏于須磨大敗之獲忠度重衡師還屯
京四月義重出奔追殺之賴朝以勳敘正四位範賴

任三河守其餘有差六月賴朝殺其叔父義廣又殺一條二郎忠賴忠賴者亦源氏疏屬有功而無罪人以為寬秋義經補左衛門尉領檢非九月範賴帥師擊平氏于西國範賴素屨所轄諸將大率老悍更事事事牽制軍政不統一在四國九國際稽留觀望資糧空乏士庶苦於剝掠而食竟弗給將士皆沽兜鎧刀杖遇敵往往被衣空拳赴陣於是平軍復漸振文治元年正月義經帥師西下有屋嶋之捷遂與範賴軍會大舟戰壇浦在長門克之少帝沈海獲宗盛平氏

殲矣四月賴朝陞從二位義經旋師入京範賴留處置西事五月義經以俘還鎌倉梶原景時從西師嘗以軍議與義經有隙每報軍事輒陳其驕蹇自專狀將至先入誣其有異志賴朝怖置關拒義經取俘入獻復付義經而反殺宗盛于途餘黨死竄有差遂削義經所食二十四邑秋賴朝為親建浮圖佛法皇使吏詣獄掘義朝及正清之顛骨遣使以錫賴朝賴朝素服拜受備禮葬浮圖傍八月義經領伊豫守初諸將官階皆賴朝所奏請獨義經不為之請義經有寵

於法皇官階超越皆出特旨義經自喜有矜色遇諸將不貸辭意而慰撫降附極有恩意又私納平時忠之女爲妻賴朝性多猜忌素不能平景時與北條氏比日夜浸潤構成大隙而諸將又莫爲解說也備前守行家嘗醉賴朝附義仲後又與義仲惡出居河內及義仲死乃依義經賴朝聞之遣使命義經圖之蓋以嘗試也義經果不奉命賴朝大怒命景時帥師伐義經景時辭焉十月命土佐房昌俊偽香火于南山者潛兵入京以圖義經昌俊至京數日不謁焉義

經意其有奸召而詰之弗受灰盟書而嚙之乃釋之是夜昌俊以兵數百襲義經館義經手刃接戰殺數十百人會行家赴援大破之昌俊遁匿于鞍馬山山人縛致之義經殺之賴朝聞之親帥師西上次于黃瀬川十一月義經出奔泛海西下風波大起兵艦多漂沒乃散軍匿于南山義經素有恩惠得人心又知非其罪也所至人爭掩藏縣官窮捕莫知踪跡賴朝還鎌倉流大藏卿泰經刑部卿賴經禡右大辨光雅等十三人官以其右義經也時承大兵之後姦宄潛

發諸國弗謐，豪猾兼并，租稅阻格，供御弗給，庶官艱食，加之義經在外，海內騷然。小發兵，不足以竣事，大發兵，則天下重困。賴朝患之。二年春，大江廣元建議，贊賴朝請自爲天下總追捕使，諸國置守護，公私邑莊田，並置地頭，皆武人爲之，擁兵看守，田一段，別征五升，充兵糧，且以督責租稅爲號。初，義經之出也，自請於朝，都督西國，以討賴朝，及政官下符令，西諸國給資糧，發軍策應。朝廷懲於岐蘇氏，幸其出也，權從其請。賴朝深尤之，移書責問。朝廷震懼，如坐鍼氈，故

所奏請一不能有違，又希租入或用無闕也。許之。由是國郡司有名而已矣。武人恣睢侵奪，租稅愈益，不入。逮朝廷悔之，業已無柰之何也。其諸平没官田，悉班賞軍功，輒直以地頭充之，不別置司職，是以名號淆亂，無所不至。告訴動經朝廷，幕府輒下教戒，然侵奪者弗獲罪，則胥率爲暴，曾無之悛也。又朝廷大臣擇置議奏官十員，大小政事悉參決焉。然而諸司如贅旒。二月，賴朝以左馬頭能保爲京師守護，統轄近畿諸國，賴朝之姊夫也。以天野遠景爲鎮西奉行。

監西諸國三月芳野人獲義經之侍妾靜于山中傳
送鎌倉靜方娠既而生男奪而害之然後縱靜五月
賴朝殺其叔父行家及其子光賴行賴是時諸道置
關物色義經益急義經度西國不足濟事乃與親兵
十餘人變貌為行者推辨慶為之師以奔奧諸關不
稔至安宅關在如賀關人詰來故辨慶對曰南都方建
東大寺吾輩為之分勸化諸國我所任在奧羽而往
焉關人曰然則勸化當有疏辨慶曰有取卷於笈名
為勸化疏捧而誦焉詞旨婉達聲音動坐關人畏怖

關關義經麻衣薑笠負笈倚杖最後出關人相目曰
是也將拘焉辨慶佯怒扶之以杖罵曰豎子弗力竟
惹禍于人矣關人乃釋之遂達于奧秀衡城衣川而
寘旃三年春賴朝聞之遣使喻秀衡殺義經王命命
之者三秀衡不奉命賴朝殺河越太郎重賴義經之
妻之父也勢之沼田重忠之采也其宰不廉為祠官
所愆十月拘重忠于千葉氏削其四邑重忠慍不食
十日乃釋之重忠朝謂諸大夫曰群士聽之受邑先
擇於宰苟無其人則致之不然以重忠之清白而受

辱矣，卽出，弗告適邑。景時上變，命下河邊行平，往察之。行平如管谷，重忠之邑，在武藏。與偕還，因景時請命。景時令獻誓書，重忠弗可，曰：「吾不善詐，何用誓爲？」景時以告，召見，與之言如他日。四年十月，陸奧守秀衡卒，疾病，屬諸子曰：「汝輩謹事豫州氏，勿有貳心。我死，鎌倉氏必復有命，餌以常陸也，勿聽。奧羽於我已多，况汝輩乎？勿求地而失地，以躬殉焉。有命，輒斬使者，斬者三，渠必親來，乃塞念珠白河之關，軍事一聽於豫州氏。」言畢而死。子泰衡嗣。五年正月，賴朝陞正二位，復

命泰衡殺義經，許賞以常陸國。六月，泰衡遣使來獻義經之元，曰：「四月之晦，遣軍圍衣川，義經與妻子自焚死，時屬暑而途遠，燒爛腐壞，不可識別也。蓋其實率家屬入肅慎，長於夷中，以壽終。國中有義經及辨慶祠，今猶存焉。肅慎酋長有自謂源豫州之裔云。秋，賴朝伐奧，取之，泰衡爲其下所殺。泰衡奕世相承，國尤富庶，宮館浮圖，極壯麗，觀者嘆嗟，爲目所未嘗觀。冬，奧民作亂，討平之。建久元年，造邸京師，實六波羅。冬，賴朝入朝，任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錫車服及從

通鑑
者儀服、尋表辭兩官、還鎌倉、三年五月、法皇崩、
天子親政、七月、王人景良來、就拜征夷大將軍、四年
四月、田于那須野、世子賴家年十三、射焉而獲鹿、賴
朝大喜、遣人馳赴于夫人、夫人弗懌、曰、渠將種也、射
殺山禽、復何謁焉、使者大慙、廿七日、遂大田于富士
野、廿八日、曾我十郎祐成、五郎時宗復讎、宵殺工藤
祐經于行營、祐成者、伊東祐親之孫也、父曰祐泰、祐
經者、祐親之從弟、祐經幼孤、祐親相其室、既長、有違
言、祐經忿、賊祐親于郊、祐親傷、祐泰死、祐成生五年、

其母改醮于曾我祐信、二子從母、故亦稱曾我氏、幼
有復讐志、時宗尤驚悍、其母懼、遣時宗入浮圖、時宗
不冝爲僧、逃還、母怒而弗子、祐成則居常依母、及賴
朝起、祐親歿、死、其子孫不得入仕籍、祐經貴寵用事、
自衛甚嚴、祐成時宗志益堅、而不得閒、每有蒐狩之
役、二人輒潛行闚窺、以求濟事、祐信亦貴、然二人者
不欲累之、不以告焉、是役也、祐經祐信皆從、祐經聚
娼而飲酒、醉而寢、備禦有懈、二人入帳中、蹴祐經呼
曰、祐成時宗報父讐、祐經起受刃、祐經駭興、拔刀尺

通鑑
而首隕軍中驚擾爭擊二人奮鬪殺人如麻祐成刀
折死兵中時宗轉入中軍急僮五郎蒙衣立戶側時
宗入從後抱之號曰獲賊兵聚縛時宗明日引時宗
造于庭使左右訊狀時宗瞋目叱曰時宗今日死矣
豈與汝輩言哉賴朝乃親問焉時宗對曰祐經父讐
也何故殺傷吾軍士曰非吾斫諸人乃諸人擊我而
受創也入吾中軍何居曰君者祖父之讐也賴朝壯
之欲宥其死祐經之子叩頭請命乃引出斬之年甫
二十衆人爲祐信危而無所問冬賴朝殺其第三河

守範賴富士之役範賴處守曾我氏之難鎌倉繹騷
譎言盈衢人懷危懼範賴言於廷曰範賴在于此諸
君勿恆旣而語頗聞讒聞投之竟以冤死五年八月
殺安田義定六年春賴朝如南都落東大寺也夫人
諸子皆從遂朝于京師七月至自京師正治元年正
月賴朝薨年五十三世子賴家嗣

野史氏曰霸者昉於清盛而就於賴朝氏就者就於
置守讓守讓立而王澤熄矣流爲封建永弗復厥初
可勝歎哉世俗喜稱賴朝舉義誅暴進攘王愾退報

不天之仇、忠孝並舉、仁知兼完、吁豈其然乎、吾請提其本、而究其源、夫義朝反賊也、雖微平氏、安適道死、平氏者爲天子禦寇、而安得之仇、假令清盛不幸歿於平治、應保之際、勳勞如山、無復疵瑕、可議已、故不以前功掩後罪、不以後醜沒前美、斯可謂善論人矣、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當平氏獲辜、天人亦將大人得而誅焉、則聲罪致討可也、但賴朝氏之舉、則不功名富貴之爲者、幾希、大軍旣集、坐制八州、攻也格之、去也舍之、無復一騎揚鞭而西、及岐、蘇氏向京、又無偏

師相隨也、乃徐收雙虎之利、其服勞者、曰弟參州、曰弟豫州、躬未嘗赴難也、築宮建社、錦衣而玉食也、已夫忠義勤王之師、固如斯乎、京城再喋血、西征之旅、過平氏、投閒、自干漸陸、京畿爲之震動、雖幸戡定、自非天厭平德、其豫州之力也、大凡孝於親者、其於親之子、安得不善相遇焉、創夷未瘳、二弟安在哉、故其忠與孝、吾未能之信也、威加海內、權震人主、然而二子不得死、再傳而絕、則其仁智足稱焉乎哉、雖然、方其窘於海隅、跋前疐後、唯救死之不遑、而自期以天

通記
下之大，一呼而天下應焉。克濟其志，嗟亦希世之雄
哉。其耜花萼而培婦家，撫弱子相屬，戀戀惻惻，自以
爲慮之深也。不知祇足禍之耳。所謂吞舟之魚，制於
螻蟻者，可悲夫。
賴家者，賴朝之長子。母平氏，初以蔭至左近衛中將。
年十八襲業。時政於賴家爲外王父，威權益重。三月，
定嬖臣五人爲近習，五嬖之外非有召命不得輒造。
前乃下令曰：五嬖之徒，雖有橫奸，國中不得抗抗者。
有罪，夏僧文覺謀反，捕流于隱岐，殺其弟子妙覺。妙

覺，平惟盛之子也。清盛之胤，至是而絕。冬，景時讒結

城七郎朝光，朝光怒，與諸功臣盟鶴丘，俱抗狀。懇景

時，景時奔一宮。在相摸，景時之邑。十二月，自一宮入鎌倉，作

亂。時政發軍逐之，景時出奔。二年正月，走死於狐崎。

在駿河。及其子六人，與從者皆梟路上。建仁二年秋，賴

家陞從二位，拜征夷大將軍。三年六月，賴家殺其叔

父河野全成，及其子全賴。賴家荒淫日甚，尤好蹴鞠，

不省政事。而時政務施私惠，收人心。八月，賴家有疾，

草遺教，割關西三十八國，封母弟實朝，關東二十八

國傳子一幡一幡之外祖父曰比企能員害北條氏
欲去之并除實朝密與賴家語大夫人匿于屏後悉
得其謀以告時政時政設齋其家而請能員伏甲而
擒之於是比企氏之徒取一幡據其宮圍之其徒殺
一幡而死九月賴家有聞聞之不耐忿恚欲復之密
召和田義盛仁田忠常義盛斬使者而告時政時政
殺忠常以大夫人命廢賴家而立實朝迎入于時政
第生十二年矣髡賴家放之修禪寺在伊豆時政秉政
而統于政子先是政子祝髮爲禪尼故俗稱爲尼將

軍侍婢食邑者數十人矣九月實朝拜征夷大將軍
元久元年春補右近衛少將七月時政殺賴家于修
禪寺年三十三十二月夫人藤氏自京師至大納言信清
之女也二年春實朝轉中將兼加賀介六月時政殺
秩父二郎重忠初武藏守朝雅者時政之女塔也爲
京師守護重忠之子重保與迎夫人及朝雅構怨於
杯酒朝雅因妻之母告重忠之反時政遣兵圍重忠
策殺重保重忠在菅谷聞難提家屬晨夜馳自歸于
鎌倉途遇北條氏軍與其族百餘人皆死時政聞之

知其寃為垂深使人誘稻毛重成榛谷重朝重忠殺之弟及其子姦之黨也重忠重成亦皆時政之女婿也而朝雅之妻則後妻之前夫子也時政惑溺不能窮治也是時實朝仍居時政策時政之妻酷愛朝雅以其源氏疏屬也又勸時政殺實朝而立朝雅未發大夫人遽邀實朝而館于義時氏於是諸軍皆去時政而之義時氏明日時政自斃奔北條義時代秉政誅朝雅于京師承元二年春實朝陞正四位夏流僧源空号法然于讚岐斬其弟子安樂任蓮建曆元年春實

朝陞正三位秋度其從子善哉賴家之子為沙門名公曉建保元年二月實朝陞正二位信濃人泉親平謀作難擁賴家之子千壽以討北條氏為號群喪職者多與之未會而覺親平取千壽亡命捕其黨三百人和田義直義重逮其獄其父義盛為求哀乃特除二人罪義盛又率群子弟伏廷請族子胤長以其為亂魁也弗允適吏背接胤長經其前義盛怒焉胤長之策隣于幕府義盛請而有之既義時奪之而逐其人義盛乃反五月二日伐南門三郎義秀排門而前放火

通鑑
燕宮義時以實朝奔法華堂義秀者亦義盛之子母
已嘗侍岐蘇氏爲女郎將義仲敗坐當死義盛斬其
勇力固請娶之生義秀武力絕倫所向披靡足利義
氏戰之弗敵而北追攬鐵袖則鞭而踰濠半袖在手
義秀馬疲不能從焉接戰不死者唯義氏一人矣泰
時勵師防戰于大達星未休義盛軍少卻戰而天曙
退軍海岸北條氏軍益聚以生騎迭戰輒爲義秀所
敗然而和田氏兵益羸日暮義盛中箭死其徒皆死
獨義秀乘舟如安房後不知所終或云入三韓壽終

是役也泰時功第一及行賞辭曰私鬪也臣爲父禦
寇而已請以班諸軍竟逃賞二年冬泉氏黨以千壽
潛入京守護軍圍殺千壽三年正月時政死五年春
命妖人陳和卿造巨船和卿歸化人也嘗言將軍之
前身爲宋育王山長老實朝信之將欲入宋觀于育
王山也諸將苦諫不從實朝年既壯頗自用寢收威
權義時有所規正輒弗聽逮船就如由比浦試焉潮
淺船不旋乃止六月署公曉爲鶴丘別當六年正月
實朝任大納言二月大夫人如紀遂如京師上皇

特錫爵三品，又令入見，固辭而還。尋陞二品。三月，實朝兼左近衛大將，錫車服弓矢，及從者儀服。廿七日，拜命于鶴丘。十二月，遷右大臣，錫賚如初。承久元年，正月廿七日，拜命于鶴丘。臨出，廣元垂涕入見，請衷甲備非常，弗聽。義時奉劍而從，及祠門，遽稱病作，使博士仲章代已。事訖夜出，公曉伏階側，出斫實朝，年十八及仲章號曰復父讐，取願奔山，後獲公曉于山中，而實朝之顧竟不知所在。初，公曉既為僧，不肯去頭髮，其意蓋有在也。義時之影跡，又有可疑者，而廣元

亦似知其情，當時頗秘其說，故今無考其詳也。三月，義時殺河野二郎時元。全成之子，實朝之從弟。于駿河源氏父子三世，共三十五年。

野史氏曰：嗚呼！創業與守成，孰易孰難？創業之難，若登天，守成之易，若坐地。然創業者必一世之雄，拔於困危憂虞之中，而乘于委靡散渙之際，是其勢有所易也。逮其後嗣，生於富貴逸樂之際，未曾嘗困危憂虞之苦，其才不才，又不可知也。苟非賴貽謀之懿，輔導之良，守成其難也。賴朝氏創業六年而成，十有四

通語第六
天辛五月...
東語中...
野史氏曰...
猶立將軍...
藤氏二世...
織介莫預...
安其位者...
耳則區區...
起承久元...
終元弘三...
年其後親...
王為征夷...
二人曰

通語第六

東語中

野史氏曰源將絕世天下之柄歸于北條氏北條氏
猶立將軍而事之然所立嬰弱既壯輒更頻頻相次
藤氏二世王氏四世共百有十五年其間刑政舉錯
織介莫預其慮事固無足論焉但其頻頻更之不得
安其位者彼有懼也而彼不自為之者亦有弗敢焉
耳則區區名位為天下輕重不為少故概次其年代
起承久元年終元弘三年其後親王為征夷二人曰

通言
護良曰成良共五年今不論
藤原賴經關白道家之子也賴經之母源賴朝妹孫
也世與源氏親及實朝遇害無嗣北條義時請立賴
經爲主時甫晬承久元年七月如鎌倉元仁元年義
時卒其子泰時代秉政嘉祿元年十一月賴經冠二
年正月拜征夷大將軍兼右近衛少將後累遷至正
二位大納言兼右衛門督征夷如故安貞元年納夫
人源氏故將軍賴家之女也夫人年二十八而賴經
甫十三曆仁元年正月賴經入朝六月至自京師三

年六月泰時卒其孫經時代之寬元二年四月賴經
解職在任十九年子賴嗣生六年經時奉而立之襲
征夷兼右近衛少將後累遷至從三位左近衛中將
三年七月納夫人平氏經時之妹也四年四月經時
卒其孫時賴代之七月賴經還京師寶治元年時賴
殺三浦若狹守泰村夷其族建長四年二月時賴上
封事請皇子爲王四月賴嗣解職詣京師在任九年
越五年康元紀元之秋賴經賴嗣皆薨賴經年三十
九賴嗣年十

親王宗尊、後嵯峨帝之長子、建長四年、時賴立爲主、三月、宗尊如鎌倉、以一品中務卿、領征夷大將軍、時年十一、文應元年、納妃藤氏、關白兼經之女也、時賴取爲己子而納之、弘長元年、時賴老、其子時宗代之、文永三年、宗尊謀討北條氏、弗克、七月、奔京師、在任十五年、時宗立其子惟康、甫三歲、以從四位襲征夷、尋賜姓源氏、後累遷、至正二位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十一年七月、親王宗尊薨、年三十三弘安七年四月、時宗卒、其子貞時代之、十年、冊惟康爲親王、敘二品、

征夷如故、正應二年九月、惟康奔京師、在任二十四年、貞時請親王久明而立之、久明者、宗尊之弟、年十六、以一品式部卿、領征夷大將軍、十月、如鎌倉、納惟康之女爲夫人、於久明爲姪孫、延慶元年八月、解職還京師、在任二十年、貞時立其子守邦、生七年、應長元年十月、貞時卒、其子高時代之、正中二年、惟康薨、年六十二嘉曆三年、久明薨、年五十三元弘三年、北條氏亡、而守邦廢、在任二十六年、是年七月薨、年三十三

通言
賴朝于獵嶋鎌府立時政之女爲夫人時政益貴寵
用事平氏平以功任遠江守賴朝性多猜忌而獨親
信時政機密莫不參預天下既定源宗功臣多不得
死大率時政所爲云時政嶮黠伎忍飾情務施以收
人心竊移威柄而賴朝弗之悟也及賴家襲業尚弱
時政其外祖也威靈日益重無復忌憚遂廢賴家而
立實朝既殺賴家又謀除實朝弗克惶怖自髡奔北
條後十年死于北條年七十八子左京大夫義時代
用事而大夫人平氏垂簾聽政平氏亦多智有權數

諸豪雄束手聽約束建保五年義時任陸奥守承久
元年實朝遇害平氏與義時謀立藤原賴經爲將軍
義時帥諸將北面事之如源將軍之故後鳥羽上
皇承王室版蕩之後當武人跋扈之衝心常存恢復
既遜位益留意於武事初後白河帝時始置北面
局以昵武士至是更開西面令諸國貢勇力堪弓劍
者日與之居徵備鍛造劍於宮中上皇親操爐錘
又令鎌倉貢武士十人以津田賤閒等六人應命
鎌倉士人有仁科二郎盛遠嘗攜兒如熊野途遇

上皇之駕。上皇召其子使仕，并盛遠參西面。義時怒之，籍沒其邑，盛遠訴焉。上皇命義時復之。義時不奉命。上皇有寵妓，曰龜菊，嘗賜之長江倉橋二邑。地頭官輕侮之。上皇命義時辟地頭官，亦不奉命。上皇益怒，托他事多徵諸國武士。三浦平九郎胤義者，駿河守義村之弟也。更番之次，留京久矣。上皇使能登守秀康私問焉。胤義曰：我今之妻，初侍故將軍賴家氏，有一男，而為義時所害，乃日夜為我悲泣。是以我亦不欲還也。已。秀康曰：義時獲罪於君。

矣。子何策能取之。胤義曰：天意所嚮，何事弗就。且臣之兄義村，力能辨之。請以總追捕使招，必不辭焉。秀康反命。上皇大悅，意遂決矣。乃宣言大射於城南寺，益聚武士。於是厚於北條氏者，亦多在其中。二年四月，順德帝禪位于皇太子懷成。後三月，為北條氏所廢，不列帝系。數稱為九條廢帝。於是太上三宮稱後鳥羽為一院，土御門為中院，順德為新院，而萬機統于一院。五月十五日，上皇後鳥羽發軍攻京師，守護光秀殺之。是日傳檄四方，聲罪致討。

發間使入鎌倉齋誥錫三浦氏及諸彊有力者喻以
誅北條氏胤義爲書與義村贊義自遣人導誥使義
村獲書致之義時逐其使義時大驚命搜誥使奪所
齋者焚之即日發軍西上乃縱誥使還曰臣盡忠而
無他讒人構罪臣無所逃命謹遣臣時房臣泰時等
勒步騎二十萬三道西上以請命君好武事請觀焉
卽以爲未足臣則督諸軍繼焉 上皇信胤義之言
坐望捷音至聞之大駭遽議戰守乃分軍拒之途皆
敗旣而收敗軍守兔道勢田諸津兵不滿二萬六月

十二日東軍犯京王師敗績有遁還者 上皇鎖門
弗納於是諸將皆死其降者獲者亦皆遇害兵將犯
宮 上皇使謂之曰武士無有也群臣與議事者任
爾處置題六人名付之東軍乃收大納言忠信中納
言宗行有雅光親中將範長信氏送鎌倉途皆遇害
獨忠信以故將軍實朝妻兄也得免還京七月義時
廢天子而立皇孫茂仁高倉帝之孫也父守
貞後鳥羽帝之兄是爲
後堀河天皇尊親王守貞爲太上天皇遷 後鳥羽
上皇于隱岐侍臣二人嬪一名僧鑿各一員得從而

已又遷 順德上皇于佐渡親王雅成賴仁參議信
成右大辨光俊皆坐流檢非尉基朝以下死者又數
十人采邑莊田籍沒者三千餘所悉以班軍功初
土御門之遜位非其情也遂生嫌隙將有事于鎌倉
又屢諫止故獨留于京也而心不自安使人謂義時
曰朕初失愛於父今一院播越退陬而朕內自逸辜
益深矣十月義時遷之土佐越三年移于阿波義時
以弟相摸守時房子武藏守泰時爲京師守護領京
畿以西軍國事治于六波羅由是例以北條氏戚族

爲之稱爲兩六波羅以南北別之元仁元年六月義
時死年六十三平氏命泰時襲焉秉政時房副之泰時之
後母欲使其子政村爲政與弟光宗謀因三浦氏且
遂廢賴經而立中將實雅實雅者義村之女壻也平
氏聞之夜適三浦氏劫義村義村懼而誓之於是流
實雅光宗而放政村之母于伊豆義村政村一無所
問泰時友愛慈良躬執儉勤既承家與弟妹分產田
自擇礪碓器械引樸素人有問之者輒曰吾執國命
胡患於貧焉但弟妹可懷焉耳弟兄和順庭無閒言

嘉祿二年七月平氏薨年六十九寬嘉三年十月土御門上皇崩于阿波貞永元年泰時定式五十條秋大饑泰時發廩賑貸延應元年二月後鳥羽上皇崩于隱岐仁治三年正月帝崩四條無子東宮未立時順德上皇在佐渡其子忠成長焉其母攝政道家之女廷議歸焉泰時弗肯遣使如京師立土御門帝之子邦仁是爲後嵯峨天皇蓋報承久之德怨也六月泰時卒年六十三孫經時父曰時氏先卒襲焉初北條氏創基多陰謀權力相制而人心未固泰時廉平和

寬推誠愛物其視民有惻怛意上下悅服至乃四海少康傳業八世者實泰時之力也然其不知君臣之分昏率爲禽獸行故君子無取焉寬元二年四月賴經以災異解職經時立其子賴嗣四年四月經時卒年三十三弟時賴襲焉五月越後守光時謀作難發覺流于伊豆七月前將軍賴經還京師寬治元年夏時賴殺三浦若狹守泰村初泰村者泰時之女壻貴寵用事其弟光村壁於賴經賴經之解職非其情也光時之敗事頗連及故時賴勒還之光村送詣京師灑涕

而別誓除北條氏及還日夜以勸泰村泰村依違不
斷語頗泄五月時賴喪次于三浦氏宵聽介冑響懼
潛出還其策於是都下大擾諸軍分黨相軋兵日以
聚六月五日時賴遣使喻三浦氏爲平泰村大喜誓
之三浦氏之讐聞之急進軍大噪放矢時賴乃出師
勦之泰村走入法華堂與其族三百人皆自殺兵死
者又數百人既而賴經謀益堅建長四年二月時賴
廢將軍賴嗣請立皇子爲主三月親王宗尊如鎌倉
賴嗣詣京師弘長元年時賴老子時宗襲焉時賴夙

持淨屠教廉平寡欲潛心治道政事亞泰時世稱北
條氏之治者推是二世嘗舉青砥左衛門於野真于
贊畫列藤綱好學剛直食不重味刀劍不飾布袍以
朝好賑恤貧乏時賴之邑嘗有訟其對爲公文賤士
也政人皆阿附抑公文獨藤綱公平爲獄以故公文
竟獲直乃溪德之苞錢三百緡宵從後山投于青砥
氏之圃藤綱忿曰吾爲主替否主有慶可也我烏取
獄之貨焉使人負擔數十里送公文之鄉嘗夕焉遺
錢十枚于水卽出數十錢就市買炬以撈遺錢人或

嗤其不償於喪。藤綱愛穎曰：十箇錢弗取，遂喪。買炬之錢，出於我而入于人，何喪之有？時賴夢有神告之曰：願治者善視藤綱。且日書邑而賜焉。辭乃語之。故藤綱曰：卽有神言，斬藤綱之頸，則如之何？請固辭焉，以免于死。時賴儉勤率下，而風俗日媿。茲况橫發訟獄益繁，時賴憂之。一夜召藤綱而咨焉。藤綱對以政人不公，下情弗達，其所陳列悉切中。時獎時賴歎息久之。潛廉訪都下，一如其言，乃籍政人以下有罪三百人，一時斷決，號令一新。又分遣使者按諸道守令。

又斷二百人，然後老于家，謝絕世故，不視人者三年矣。蓋自此時也。發閒使數十人，裝爲行脚僧，分巡諸道，以故發擿隱伏如神。後至貞時之時，閒使爲姦利而罷之。世傳以爲時賴貞時皆親出也。三年十一月，時賴卒。年三十七文永三年夏，將軍宗尊稱病不視人，召僧良基入侍禱祠，其實圖北條氏也。醫員無進湯藥者，輿論弗平。旣而良基亡命都下，大擾騎卒四集。七月，宗尊奔京師。時宗立其子惟康。五年冬，元遣使來。弗報。七年秋，復來。亦弗報。九年春，時宗殺其兄式部。

大輔時輔、後嵯峨法皇崩時宗矯遺誥稱自今

今上龜山太上後淡草之胄裔、宣世迭承曆數龜山者後淡草之弟

也世所稱持明統者後淡草之流是也太覺統者龜山之流是也、布告中外、著為令、

由是禪代冊立、朝廷不得專焉、初賴朝氏之時、定關

白攝政之寄、唯近衛九條氏二流任之、北條氏乃分

之為五家、仁治中、良實關白是為二條氏之祖、文永

中、實經關白是為一條氏之祖、竝出於九條氏、建長

中、兼平攝政是為鷹司氏之祖、出於近衛氏、爾後五

家更迭關白、而拜免皆出於北條氏之意、於是帝室

相門皆揣摩其喜愠、希其右已也、甘言優待、無不至、

而北條氏坐以定策、推輓致德色、每一使詣京、悲歡

相易、而芥辰槐廷若逆旅、十年秋、元遣使來、弗納、十

一年冬、元人寇邊、擊卻之、建治元年春、元遣使來、弗

報、冬、始置筑紫探題、二年春、元復遣使來、捕梟之、弘

安三年春、復來、亦殺之、四年夏、元人大舉來寇、其將

曰范文虎、忻都、洪茶丘、七月、據五龍山、我兵拒之、海

岸、元人鉅船布板、海面成陸、跨馬馳騁、進飛砲丸、燒

毀壘柵、我兵狼狽、會八月朔、風波大起、飄沒虜船、殺

通記
十萬人其將各擇堅船遁去棄其師有張百戶者領
餘衆三萬走博多浦追擊殲之縱生虜三口還其國
七年四月時宗卒子貞時襲焉時年十四外王父秋
田城介泰盛恃勢而肆藤原其姓也捨而冒源氏謀
作亂室老賴綱相貞時發兵攻泰盛殺之於是賴綱
威名大行正應二年九月貞時逐將軍惟康惟康奔
京師貞時請立親王久明宗尊之弟爲主永仁元年春初
置筑紫探題統轄西陸軍國事以備元寇古太宰府
之職也至是又置長門探題統轄中國以爲聲援竝

以北條氏戚族爲之後以爲例夏賴綱謀反伏誅三
年冬貞時殺源義世義世三河守範賴五世孫也蓋
有所經營而弗就也源廷尉爲義之胤至此而絕六
年春貞時執中納言爲兼流于土佐正安元年元遣
僧一山來蓋閒牒也捕流于伊豆既召詣鎌倉貞時
素好禪理甚崇禮之後死于南禪寺延慶元年七月
貞時廢將軍久明而立其子守邦久明還京師應長
元年十月貞時卒子高時襲焉時生九年其舅秋田
城介時顯室老長崎圓喜比黨爲姦利政刑隳壞於

是北條氏始失人心。元亨元年，圓喜老，其子高資代之。奧人安藤兄弟爭產，皆納貨于高資。高資兩取之，而不斷其獄。安藤怒，舉兵而反，侵掠諸部。高時遣軍討之，弗克。津人渡邊作亂，命河內楠正成討平之。紀有反人安田正成，遂移師夷之。大和又有反人越智京師守護，遣軍擊之，不克，亦以命正成。一戰殲之。是時天子英武，淡傷王業之廢替，宵旰焦思，圖興復。而高時昏昧，沈湎酒色，縱欲無度，府藏耗竭，賦歛日重，百姓弗堪。加之高資恃寵驕汰，貪殘無厭。高時寢

厭之，嘗與高賴者謀除之。高資執高賴流之，然後無復顧忌。高時尤好散樂，聚優數千人，諸將牧守各配一二名，令供衣糧。宴間奏一曲，滿坐爲之纏頭綺羅。錦繡山積，日夕相接，嘗觀狗相齧于庭，大悅之。求媚者爭獻良狗，又至數千疋，狗價百緡，食以梁肉，衣以文繡，纓紕之飾，費無貲，亦分配養視焉。官狗充鎌倉大夫士避路，不得抗焉。月十二番，分隊鬪之，一合數百匹，互相追逐，咆哮噬嚙，流血聲震天地，其狀若原上爭屍然。識者益嘖蹙，是風一成，諸國胥倣，鬪狗之

通評
禍滿天下、既而大兵屢興、上下疲困極矣、然而高時
恬然弗之悛、竟以元弘三年身死而國亡、高時死年三十一
事詳于元弘語、自承久元年至此、百有十五年、時政
以下八世、皆爵從五位下、其官啣、泰時以下、或武藏
守、或相摸守、高時之子時行、弟時興、建武中作亂、後
皆不知其所終、

野史氏曰、北條氏以智數權力、竊國柄、其嶮謀譎詐、
雖多端緒、要之以收人心、爲歸、故薄稅歛、省冗費、躬
儉素、賑貧窮、似仁也、八世之間、爵不踰五品、官不出

州牧、胥率執臣節于幕府、似恭也、北條氏不敢自尊
大、而威權所在、人不自知其腰之折、而膝之屈、諸將
牧守、皆其等儕、而爵位或上之者、其交際則翻有若
君臣者、於是乎承久之役、諸將無異志、爭爲之效死、
名之曰忠、而不自知其助逆之非義也、承久以降、爲
益甚、又有若泰時、有若時賴、雖未知上下之大節、有
獲幸於名教者、而實有願治愛民之心、是以人心益
固、至高時之無道也、自取滅亡、固無足論、然觀於元
弘之際、百萬兵馬、隨指顧而卷舒、排乾坤、擘星辰、猶

振枯也。則其威柄權力自若也已。及至義旗起蕭牆八世餘業。決辰而燼矣。何其遽也。豈不緣失人心乎。然則北條氏之事。始於得人心。而終於失人心耳。嗚呼。威柄權力之不足恃。若斯與。是故古昔聖王明君。唯人心之爲可畏。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又曰。可畏非民。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命人心。其有二道乎哉。夫智數權力。飾情假仁。苟得人心。斯足以興也。況至誠感孚于人心。而風動者乎。噫。知德者鮮矣。

終